

书房

此情只应天上有

文/萌娘

这个故事没有结束。我们期待那么一天,人类对癌症的斗争宣告结束。那时候,我们再打开这本父亲的手记,人们也许发现,它正是与癌症抗争的又一个良方。



《美丽的天亡：
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》
阎纲 著
作家出版社

读完这本父亲的手记,真的需要一些勇气。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被癌症折磨致死、老父亲晚年的丧女之痛会一直缠绕着你。然而,只要你读完,恐怖便慢慢散去,你心里会漾起绵长的温暖。

“陆刚,快把土豆削一下……”这是咪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。弥留之际,她全部的渴望就是回家。这是咪在冥冥之中给我们的指引——世间最宝贵的,那就是与亲人一起共度的时光。我们与亲人在一起,做什么说什么都不重要,洗洗菜烧饭说几句可有可无的话,哪怕是围炉而坐,一杯茶几块小点心都好,只要和亲人在一起,那就是幸福。咪只要有回到家里的机会,她就像过节一样高兴,心情顿时大好,“大呼小周:咱们包饺子!”

和亲人在一起包饺子,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一份温暖?这就是这

书中最柔软的东西,感人至深。

在今天,经济的速度常常令人迷失,人们无暇顾及那些远逝的精神所在,就像我们忘记了童年吃过的西红柿的味道。不论今天人们怎么定义幸福,反正幸福不是名车名表大房子、不是讲台上漂亮的挥手、也不是鲜花掌声频频举杯。幸福是免费的,幸福是阳光、空气,是一片树叶一声鸟鸣……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流动的,不是固定资产,它不需要靠权力得到。弥留之际的咪再一次提醒我们:每个早晨,每个晚上,都是生命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

有人说,这本书把死亡过程写得太残酷了!的确,人们不愿意谈论死亡,那是一个未知世界,至今还没有人告诉我们那边的消息,所以死亡一直保持着它的神秘和恐怖。然而,这不是你说不说的事情,死亡就呆在那里,它一直在我们看不见的

地方窥视着。而这本书直面死亡,这是一位作家父亲的勇气,而它通过这个病例恰恰讲了一个怎样好好活着的故事。不知死,焉知生?

病中的咪以自己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和亲人,她之所以还在病痛和上刑般的治疗中挣扎,其中还有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为爹娘为亲人活着的,她害怕年迈的父母承受不了打击。咪咪从不公开流露悲观情绪,她在亲人面前纯真地嬉笑,心的深处却在绝望地哭泣,但不哭出声来。她身边的病友消逝了,爹娘都瞒着她,而她也怕触动亲人伤心,一直不问,只当是忘了。可那怎么能忘了呢?“……咪的心思不完全用在看病上,而是用相当大的耐心强颜欢笑博取亲人的欢心。”咪久病医院,怎能不想念孩子?她满身插满了管子,生命岌岌可危,她却对母亲说:“不要带孩子来!”她不愿意孩子来到病房这个悲惨世界,更不愿意孩子看见自己的惨状。

除了咪的经历之外,另一条重要线索就是父亲,它记录了一个老父亲备受精神折磨的心路历程。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饱受一种人类无法控制的痛苦,如酷刑般的折磨,而且这种折磨有近千个日日夜夜,谁家的父母不是感同身受呢?

父亲听说喝尿可以治疗绝症,可是又不忍让女儿尝试,于是他决心以身试法,代为喝尿,他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,想为苦难的女儿踩出一条逃生之路。除了救女心切,还有什么力量能让一个父亲去喝尿呢?那一喝就是394天!咪到死都不知道父亲为她喝尿的事情,没有任何人知道。但是咪知道,父亲母亲为她已经付出了太多,她看见父亲和母

亲为她按摩,他们累得快昏过去了。

在这个普通的父亲和女儿之间发生的事情,一点一滴,怎不令人动容?此情只应天上有!咪是幸运的,因为她有一个作家爸爸阎纲。现在老父亲用他的文字给咪盖了一间房子,在这个封面与封底之间,咪永远在嬉闹、读书、晒太阳,和爸妈说说笑笑。

这本书还记述了许多旧人旧事、一个家庭的历史、一种家教方式,让整部作品更显厚重。还有值得一提的,这本书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呼吁:呼吁我们的社会更加关爱生命。咪说:“检查体征,像上法庭似的……取证。年底了,等候宣判……”痛苦而无奈的精神折磨,这是癌症病人最真实的心理状态。有一次,要更换病房,母亲希望咪的床位能换到里面,安静些。咪却对母亲说:“什么这儿的,地獄门口了,哪有摇篮!”

这些文字还告诉我们,最有力量的关怀不在社会捐助中,它就在你给病中的亲人的一次按摩、一次梳头、推推轮椅、喂口热饭之中。这是人间最珍贵最有力量的良药,是支撑病人活下去的回春妙手。

这个故事没有结束。我们期待那么一天,人类对癌症的斗争宣告结束。那时候,我们再打开这本父亲的手记,人们也许发现,它正是与癌症抗争的又一个良方。■

朱赢椿与形式主义

文/鲁敏

我没有与朱赢椿具体交流过他的设计理想,但以我的观感,他有一部分作品,是反其道而行:设计与内容手拉手跳起双人舞,跳得“high”了,更成为领舞,有时甚至甩开内容的手,独立跑得更远,成了独舞。



《空度》
朱赢椿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说到形式主义,大部分人会皱眉头,生活中太多啦,从寒暄、会议、表格到文件,不提也罢。但在艺术上,形式主义是相当有地位的,几乎与内容平起平坐,没有不含内容的形式,也没有彻底摆脱形式的内容。更有一种极致的形式主义,只玩形式,就像剥洋葱,剥去一层形式还是一层形式,到最后,核心空空如也,但那辛辣刺激的气息,在剥取的过程中,即已成为一种抽象而有力的内容。作为书籍设计师,毫无疑问,朱赢椿搞的就是气息浓厚的形式主义——实可谓个人主义加形式主义。

先讲他这个人吧。他最爱开玩笑,喜欢演。比如,借身边某人的手机,清清嗓子变个调,打给不在现场的朋友,装成对方的粉丝、合作伙

伴、探讨商榷的。经常有人上当。我有两次被骗经历,第二次反过来配合,假装上当——索性大家都演。不过,演久了,终究难免会穿帮。有一次,凤凰卫视一位挺有名的人物请他设计图书,拖得太久,朱赢椿已找不到借口。这天,朱赢椿正在北京的一个图书节上,又接到电话:“来北京了吗,见面聊聊?”他晓得见面必要催设计,下意识地掩饰、对答流利:“唉最近实在太忙,等下次去北京一定……”话音未落,他一抬头,天,对方也在书市上呢,两人抓住手机,四目相对!好在都是朋友,大笑一通之。

这就要说到朱赢椿的设计速度了,这方面的控诉大约可以写成章回小说了。单举一例:爻俏,一位美食作家,请他设计《元气糖》,漫漫

等待长途之中,人家爻俏都生完一个孩子做上妈妈了,这本书的设计还没“生”出来呢。大部分人等不及啊,急得坐到他工作室去,并往往会在那里碰到别的催债的,大家一起吐苦水、“攀比”等待的辛苦与愤怒。朱赢椿不着急,他笑眯眯地带着各位看他的小园子,讲园子里的蚂蚁、蜘蛛、蜗牛,讲他将要以它们为主角做一本《虫字旁》……这次第,再功利的性子,也给他讲得忘情江湖、生出散发弄舟之意了。最终告辞出门,工作室的门外,竖着一个退役的交通指示牌:“慢”。大家相视一笑,无语告辞了。

大部分图书设计师是隐身的、仅作为功能性的存在,这里面也有一种设计伦理上的传统:即不喧宾夺主,不以形式抢了内容的风头。我没有与朱赢椿具体交流过他的设计理想,但以我的观感,他有一部分作品,是反其道而行:设计与内容手拉手跳起双人舞,跳得“high”了,更成为领舞,有时甚至甩开内容的手,独立跑得更远,成了独舞。当然,这种极致的情况,他一般拿自己的书来“耍”。以他的三本书为例。一为《设计诗》,朱以诗歌为契合点,直接把内容外化为形式,把形式做进内容,匠心得随意。此书在微博上曾召来摹仿热潮,也有一片喊骂之声。这与大家对诗歌这一文体的敬畏和爱有关、对深刻庄严的习惯性崇拜

有关。二为《空度》。我特别感动于这个设想:关于一个池塘的,一帧一帧十分具象的、几乎变化不大的视觉记录,却构成一种抽象的、难言的时间哲思,冷淡、平静,细细想来令人感慨、几乎泪下。这就像万物的生命,每一人、每一物、每一处所,都在定格画面中一帧帧流失。这本书,用节制的形式主义传达了余味深长的内容。三为《肥肉》。此书由朱本人通过复杂的社交链条,邀请到108位不同领域的人士,以“肥肉”为关键词写作同主题短文。这一“戏谑”主题的选取、这种多人同题的集合,包括以假乱真、冲击视线的设计——这都不是此书的核心。其核心在于:尽管本书有一百零八位讲述者,但这些故事已经不那么重要了,人们更关注其生产过程、参与者角色以及如何让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,如何花费五年时间不断地充实,甚至在《肥肉》成书之后,朱赢椿还在继续邀请装置、纪录片、卡通、多媒体展览、建筑等的融入。这不断繁殖的计划,其形式已经远远超越并凌驾于内容之上了!当然,这并不说明形式果真具有完全的独立性,更多的是代表着:朱赢椿的形式主义集结号,一种跨界思维的交汇共生,以及当下这电光火石、其华灼灼的艺术创意与消费图景。■